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四 十 三 編

哀 情 小 說

不 如 歸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不如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原著者	日本德富健次郎	譯英者	日本鹽谷原榮	重譯者	閩縣林和魏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洋裝
一册

通俗新尺牘

定價
八角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册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正訂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册 附詳解一册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正訂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册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序

小說之足以動人者。無若男女之情。所爲悲歡者。觀者亦幾隨之爲悲歡。明知其爲駕虛之談。顧其情況逼肖。旣閱猶若斤斤於心。或引以爲惜。且憾者。余譯書近六十種。其最悲者。則籲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其云片岡中將。似有其人。卽浪子亦確有其事。顧以爲家庭之勸懲。其用意良也。且其中尙夾敘甲午戰事甚詳。余譯旣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而質之海內君子者。威海水師之燬。朝野之議。咸咎將帥之不用命。遂致於此。固也。乃未知軍港形勢。首恃礮臺爲衛。而後港中之舟始得其屏蔽。不爲敵人所襲。當渤海戰歸。卽燬其一二舟。艦隊初未大損。乃敵軍夜襲岸軍。而礮臺之守者先潰。卽用我山臺之礮。下攻港中屯聚之舟。全軍陡出不意。然猶力支。以巨礮仰擊。自壞其已失之臺。力爲朝廷保有舟師。不爲不力。尋敵人以魚雷冒死入港。碎其數舟。當時旣無快船。足以捕捉雷艇。又海軍應備之物。節節爲部議抑勒。不聽備門戶。旣失孤軍。無據其

燿宜也。或乃又謂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是又讐言。吾戚林少谷都督戰死海上。人人見之。同時殉難者。不可指數。文襄文肅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幾一空焉。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歷歷知之。願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船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燬於敵。此尙言其臨敵而逃乎。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敵畏。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爲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者。多防爲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既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參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當時普奧二國大將皆累。

敗。於。拿。破。侖。者。維。其。累。敗。亦。習。知。拿。破。侖。用。兵。之。奧。妙。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而。拿。破。侖。敗。矣。果。爲。能。國。卽。敗。亦。復。何。傷。勾。踐。之。於。吳。漢。高。之。於。楚。非。累。敗。而。終。收。一。勝。之。效。耶。方。今。朝。議。爭。云。立。海。軍。矣。然。未。育。人。才。但。議。船。礮。以。不。習。戰。之。人。予。以。精。礮。堅。艦。又。何。爲。者。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材。更。積。資。爲。購。船。製。礮。之。用。未。爲。晚。也。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據。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尙。祈。鑒。我。血。誠。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閩縣林紓序於望瀛樓

不如歸卷上

德富健次郎原著
日本

鹽谷榮譯爲英文

閩縣林

紆

重譯

仁和魏

易

第一章 度密月

日本伊香保產溫泉之名區。爲日人楔飲之地。地有逆旅曰千明。第三層樓中。當黃昏時。一少婦開軒面野景。年約十八。秀髮成丸。鬚已嫁矣。衣灰色縑衣。胸垂青絲之絡。容色娟白。而時顰其眉。顏亦清減。以外狀觀之。中溫裕而外婀娜也。其人。不類抗冷之梅花。復非交春之櫻花。爲微風颺其餘片。但肖夏中黃昏時之月。見花媚媚。萎於林莽之間。此時少婦眼中所接者。但有日光。足尾山色。斜陽射其峯巔。亂鴉扇晚翅。爲陽光所暴閃。閃作金色。赤城之後。游雲兩片。宛約逐風而動。少婦倚窗。正目注此雲片也。雲片大不盈抱。受日幻爲異采。向足尾山而飛。迨陽光垂沒。雲容漸歛。褪深絳爲淺紅。又漸變爲灰色。冉冉沒於暗中。山峯亦爲暮色所

隱樓頭。美人翠袖。尙憑闌角。未卽入也。忽聞有老嫗作笑聲。仍呼美人爲女郎。旣而自責曰。誤矣。遂易稱曰。夫人吾歸矣。此樓心胡洞黑而不燈。且浪子夫人又安在者。浪子答曰。吾在樓闌。嫗曰。外間風迅。易中寒疾。趣入此。主人久尙未歸耶。夫人披簾而入。答曰。吾乃弗審抵暮仍未歸來。汝今以傭保趣之。老嫗曰。可。遂捫索得取燈。然之時。逆旅侍婢登樓。將書授老嫗。嫗曰。主人尙未歸。書姑留此可也。遂上此書與浪子。浪子曰。書爲吾父所寓。吾乃不知武男何由露滯於外。遂發書。則其父手迹。老嫗曰。此爲吾老主人書耶。書中作何語。老主人好調談。或書中亦多可笑語。時侍婢傳書後。卽轉屏風而下。老嫗納市上所購物。事度之。直近浪子之側。言曰。此間天氣惡。乃不類東京。浪子曰。然。此間山櫻桃五月始華。足知地氣之寒。汝前坐吾側。老嫗鞠躬謝後始坐。以目注浪子。久爲意甚。得言曰。吾乃不意今日丸鬚之夫人。卽爲老嫗懷中之乳嬰。當時太夫人捐館。夫人乃出。吾背痛哭。阿娘其憶之乎。語時。嫗淚滿其頰。言曰。夫人嫁之一日。盛粧而出。嫗曾言太夫人在

者見其嬌女嫁夫不其樂耶。因以袖自拭其淚。浪子垂頭以手近爐上而戒指中鑽光燦然照眼。少頃老嫗引目見浪子。卽陳謝曰。夫人恕嫗。嫗年耄言乃無檢。嫗思夫人失恃後爲後母所虐。顛連以長勝筭矣。此嫗之所不料而欣戚交迸者也。顧自今以往得情郎而事當無拂意之時。言次侍婢傳言男爵歸矣。立時有二十餘之健少年西裝而入。言曰。慙矣。卽門次去履而進。嫗及浪子亦就門次迎男爵。忽迴顧門外小僮言曰。謝爾送我。復卽童子手中取花一束授浪子曰。置之瓶中。夫人曰。美哉花乎。嫗曰。是躑躅花。豔極矣。主人得從何許。男爵曰。花美。吾明日將請夫人爲此花位置其高下。令顏色相映發爲佳。然吾當就浴矣。遂下而入。嫗曰。吾觀主人精神遠出。凡隸於水師者均如是。夫人不答。但點首微哂。遂舉男爵之衣淨去其塵。以口親之。懸之移上。逾數分鐘。武男浴罷。趣步登樓。入時言曰。吾此浴適哉。嫗曰。主人出浴乃迅捷竣其事。武男曰。我爲男子。烏能類婦人之細意。浪子助其夫著和服。踞席而坐。武男以手自摩其頰。其赤乃類蘋果之乍熟。浪子

遂出書上武男。武男曰：是爲岳氏所寓。其中尙附一小牋。武男曰：此牋乃予汝者。武男讀來書。且言曰：吾岳尙清健。旣而曰：又諧謔矣。吾讀老人書。乃如聆其聲。遂笑而置其書。浪子讀父書時。則引首面老嫗曰：老主人命我傳語。汝當自攝。是間天氣惡。防舊疾發也。嫗鞠躬曰：老主人乃分神及我。至感至感。武男曰：吾飢矣。今日進兩餽。行乃經日而息。言次。視席上曰：是爲何魚。浪子曰：似爲亞漫魚。面老嫗曰：汝云然乎。嫗曰：然。魚乃不惡。武男食時甚甘。飯盡一器。令更盛之。嫗笑曰：主人果飢矣。武男曰：今日跋涉山水間。幾於日晡。風物殊佳。吾道中恨未挾浪子。果吾能詩者。詩且盈篋而歸。不令辜此風物。浪子曰：惜哉。武男笑曰：汝焉能行。今日攀藤附葛。上下石壁間。汝焉能行。果行者亦將得金鷹勳章矣。尙有數處無路。自達垂鐵繩。爲橋。人卽猱緣以上。余少隸水師學堂。升高騎危。日攀緣桅檣之上。故習不爲險。汝雙足尙未履及東京之地。矧能此耶。浪子面頰言曰：吾在女校中。亦習體操久。武男曰：止。爾貴族女校中之體操。固足恃耶。吾昔曾觀於女校之中。見

衆女執聚頭之簪。蹴踏與風琴相和。吾以爲跳舞耳。旣乃知其爲體操也。語已大笑。浪子曰。汝太惡作劇。使人難堪。武男曰。我尙有餘言。吾一日見山木女兒之側。有垂髻女郎。着粉梅顏色之裙。方跳舞酣時。乃不見有生客之睨其旁。其人卽浪子也。然則汝宜閉口矣。浪子曰。幸勿以質語傷人。君曾識山木女公子耶。武男曰。山木爲府君門客。至今尙往來無間。言已。謂浪子曰。汝胡不再言。浪子無言。但曰。汝更說之。嫗曰。新婿小偶。胡至齟齬。且以杯茗爲和解之。

第二章 敘浪子

吾書所敘之少年。卽川島武男男爵也。近新娶子爵片岡毅陸軍中將之長女片岡浪子爲妻。武男新娶得婚假。遂偕其新婦。並嫗至伊香保度蜜月。浪子生八年喪母。至於母氏儀範。亦依稀不可省記。但覺母氏慈惠恩己甚摯。尤憶彌留時執己小腕。言曰。孺子聽之。若母將遠行矣。汝年少長當尊事若父。撫愛若妹。駒子也。浪子應聲而哭。母曰。我行汝亦時時憶我乎。則以手拊摩浪子之髮。今浪子旣嫁。

雲鬟委綠。當時則髮初覆額耳。此言浪子誌之中心。乃匪日不思母氏之慈愛。逾年繼母入室。自繼母至。而家政乃力反其前轍。浪子之母。士族也。綽有門風。持家清整。臧獲咸懷。繼母亦本之士族。顧少小游學於英倫。心醉歐風。幾成爲西產。則深以陳舊爲無當。一一變亂。故軌母來未久。浪子至。欲覓亡母遺規。乃消滅如塵。不可尋迹。且繼母之對其父。直據己見。如發號令。父亦脫略者。則曰。汝較我爲高。汝意云何者。改之可也。一日子爵及其書記生。與繼夫人同席而飲。子爵笑視書記曰。難波君。我詔汝娶妻。幸勿覓取有學問者。果得宿學之閨秀。將終身爲室人所嗤鄙。難波本善謔。今面夫人。無敢置對。則垂首自轉其酒杯而已。後此難波歸語其妻。謂己女勿使入高等學校。但於中小之學。窺涉大致足矣。浪子者。生小秉母教。性亦辯慧。每日老人出時。必親上冠杖。送父至於門外。蓋孺子之心。直類春初之弱草。迨春雪一降。遏不使挺。似枯矣。然日暖雪融。草復萌生。浪子之遭母喪。直春雪遏草之時。果更煦以陽光者。則蓬蓬然翠綠盈眼。顧得繼母一臨。則長日

西粧花露。噴勃浪子。見而愕駭。歛避。顧此特初見。而然果恩意隆洽者。即可依依。其膝下。然繼母以學問自炫。初無顧覆之心。其視此八九歲之女。嬰竟責之以成人。因是義立。而情漓。浪子遂奄奄無有人氣。長日悲不自勝。浪子固愛亡母。而繼母則雅不欲聞。卽駒子稚年。繼母視之尤蟻。故浪子所最親者。但有老父及嫗。與阿姨而已。顧是三者。雖屬親己之人。而姨氏乃不常至。嫗又趨走之人。浪子偶與相親。繼母見之。卽怒。形於色。惟子爵時加垂憐。而又虞失歡於繼氏。則神合貌離。無敢竟致其恩意。偶當繼母之前。亦時加訓迪。轉眼復卽撫慰。浪子感父之心。至於萬狀。深知老父仁慈。其不能明示恩言。正以陰有所格。故力衛其父。幾於百死。無惜。然浪子事父虔。而母亦弗悅。謂夫屬我也。憐愛均出諸我。此女又何爲者。脫長日不言。母則又斥其非人情。不可近。一日。母女微拂。繼母大怒。則援引英國格言。呶呶作訓迪語。旣責浪子。且遷怒及於其母。謂生女不教。適爲後人之累。浪子受斥憤極。欲起而抗辯。則又思其父遂力忍之。又一日。母以疑事加浪子。申申冒。

不已。浪子無言。匿於暗陬。而哭。讀吾書者。當知浪子家有慈父。胡由躬受慘毒。至此。須知丈夫行事。安能管及兒女。瑣屑則女兒冷煖。固隨娘也。一母之慈。敵及父慈。五倍。今浪子事此深酷之繼母。在理必漸磨其女嬰之性。爲深憂極慟之人。有時子爵亦云。浪子胡慘慘無歡意。乃不類閨秀。然而讀吾書者。又當知名花之種。或植瓷盆。或植瓦缶。花不爲此而榮枯。但得煦以陽光。則紅鮮照眼矣。若浪子者。似以名花之種。寘諸陰鬱沈幽之地。何復能花。旣而浪子成婚及期。則浪子歎曰。半世苦光陰。至是止矣。至其父母及嫗。亦咸歡悅。惟所懷則各別。繼母之意。則謂拔去贅疣於心。滋適父則私慶。女子未嫁。老夫適無術爲之。幃幃今遣嫁。寸心釋矣。嫗事夫人久。目見其女公子有歸。尤深欣慰。繼母者衣飾以豔麗爲宗。浪子則常服及於遣嫁。奩具亦復蕭然。嫗見狀。至於淚泚。謂先夫人在者。甯復止此。而浪子則一無所顧。謂得夫而事。無患無衣。來日正長。毋須籌此。及別。其慈父亦稍減其悲。

第三章 采蕨

自伊香保至水澤觀音中爲地可三英里。曲徑如蛇。直踰董山而過。爲路至坦平。雖閉目而行。亦不至於顛躓。夾路即爲上毛之草磧。交春時。則桔梗、荻草、萱草、葉交。互。彌望如間色。氍毹其中間。以蕨花。凡樂野適者。恆至是賞心。彌覺春暉之促。一日午後。武男夫婦。及一嫗一婢。同蒞是間采蕨。少選設地衣而坐。武男中距浪子。去履以粉霞之巾。蕩其塵土。始歸坐。稱曰。軟芳如襲。卽南面王蒞。此亦不爲簡褻。嫗面浪子曰。夫人今日豔乃不翅。且吾久不聞夫人作雅歌矣。浪子曰。吾歌久而渴。於是小婢發囊出橘及餅。武男曰。以橘代茗可也。遂自剝橘。視浪子曰。似我如是剝橘。汝亦能乎。浪子曰。是奚不能。小婢忽曰。主人采蕨。乃問以青草。武男曰。妄也。汝誤。乃嫁我以誤。因喟曰。美哉韶光。吾神怡心曠矣。浪子曰。試觀此蔚藍之天。若用爲女兒裙衫之色。不其稱耶。武男曰。用爲水軍之號衣。則尤稱。浪子曰。香哉。草也。汝不聞雲雀鳴於林梢耶。嫗謂婢曰。松子食足。更赴彼間采蕨。於是嫗

婢同行。武男語嫗曰：剩彼餘芳，勿盡劉也。私語夫人曰：浪子觀姥大好精力。浪子汝罷乎？浪子曰：否。初未有今日之强健。武男曰：吾行海遇佳景，亦非一若如今日。居高而收野綠，則亦不多經閱。汝試左顧，一帶粉白之高壙，卽爲涪川之城。吾來時卽小飲於彼者，又有青瑩如帶者，則爲利根川。曾一入眼，否？更望赤城之山坡，陰有濃煙直上者，則爲前橋市。尤遠則濛濛然，非眼力所接。恨來時未攜遠鏡，惟如此春光留餘不盡，則興趣亦不至於索然。此時浪子以手按武男之膝，歎曰：吾能永永隨郎在此，則願望足矣。旨微忽草間驚起二蝶，翩翾近於浪子襟間，猝然遠逝。尋聞有足音人，尙未至而長影已倒。其前有人呼曰：武男君！武男引領呼曰：千岩君胡以至此？千岩亦二十許少年，衣陸軍少尉之衣，美貌無倫。雖在兵間，乃無風塵之色，仍白皙如玉。惟美中有不足者，則口角脣邊微露佻達之狀，復好側目視人。綜其姓名曰千岩安彦，與武男爲中表。功名雖遜武男，而官階則爲本兵之參謀，頗契重於尙書。此時言曰：武男君乃百思不料吾之至此。吾昨日至高崎。

卽宿於彼間。今日至澁川。方聞賢夫婦在伊香保。道塗未遠。故來奉候。店人言賢夫婦山行采蕨。故亦乘興至此。然明日歸矣。惟來至突兀。或不見罪。武男曰。安有是者。惟兄來曾晤吾母乎。千岩曰。昨日幸謁姨母。母精神佳。然頗望兄歸。則又顧浪子曰。卽赤版家人亦大佳。方千岩語時。浪子面頰及向之作語。則尤頰。遂以目注地。武男戲浪子曰。前此與爾輩鬪。輒虞其敗。今吾有助矣。蓋合水陸兩大將。卽有八千娘子之軍。亦且無如我何。因指嫗婢曰。彼助其主人。謂我勢孤。至云吾所采蕨。乃並野草而收之。此足恨也。時老嫗見千岩至。不期愕然。已乃言曰。千岩公子。胡以能至是間。武男曰。吾以電取救。故猝來耳。嫗曰。主人作雅謔矣。又語千岩曰。公子明日歸耶。卽面浪子曰。聞公子歸東京。卽我輩亦須歸逆旅。治晚餐。武男曰。可。今夕千岩君飯於吾寓。汝輩爲治具。款千岩君。復曰。浪子汝亦趣歸。胡不少留。噫。汝聯軍行勢孤。虞敗乎。且少安。吾不更挑敵矣。浪子不敢復卻。乃坐。嫗婢拾囊而行。三人乃復采蕨。以爲時早。遂漫行及於水澤觀音。旣至。始謀徐徐履童山。